

陸

堂

詩

學

毛詩者漢世經師授受之名與戴記同義易註宗
王輔嗣而輔嗣已入魏故不得與施孟梁丘並名
其易齊魯韓三家皆名其詩而歷魏與西晉漸泯
不存於是詩之名遂獨為毛所有與公穀左氏之
春秋亘今古而不敝經學之排斥漢唐也朱子一
人為之也朱子序呂成公讀詩記曰唐儒疏義曰
訛踵陋百千萬言不出毛傳鄭笺二氏之區域已
意無所發明作辨說一書舉笺傳舊說駁去什之
七八而復為之集傳與毛傳相抗行則自有明至

今立之學官凡為制舉學者繩趨尺步不敢稍有
侷錯以戾有司之程度者也夫五經在天下猶星
日之麗天川岳之出地傳疏諸家擬諸推步之術
開鑿濬導之工其宿留伏見嶽易之無常補救經
營之各致聚訟分爭駭視驚聽疑若鞭石而使走
峙江河而使立迴躔緯而使逆行者當其爭之者
無人相安於目循閒寂唐世以詩賦帖經取士今
進士明經兩科重詩賦而輕經學有明洎今以經
學重科目專設進士科而制義之文游詞敷衍較

諸試帖經之問經疑又益霄淺是故帖經之經旨
不敢離註疏制義之經旨不敢離大全獨兩宋大
儒奮起而以經學相為發明程子詩解歐陽氏詩
本義蘓氏詩集傳嚴氏詩緝呂氏讀詩記皆卓然
成一家言闢畦町而開閭與明代崔鐘鳧楊升菴
郝京山諸賢亦於經學多所發明而時所弗尚莫
或稱之夫說經者之不祖述一家也經學之盛也
其囿一隅拘一曲也經學之衰也近日大可毛氏
推鋒陷堅好與朱子為難議者病其已甚吾師朱

愚菴先生作詩經通義以康成正義多悖小序之
指旁証諸儒經說融會以通之與崑山顏亭林先
生注瀆考証而吾友平湖陸君聚維自為陸堂詩
學相去四十餘年各不相蒙其持平則略相等通
義作於大可諸書未出之前惜毛公小序去聖未
遠數百季來學者襲其名而不知為何物竟以朱
子集傳號為毛詩於兩宋大儒之言折衷衡論以
求其一是陸堂詩學作於大可之後以為矯枉過
正終歸於枉立意祖述攷亭申明近代所宗尚又

稱毛公之於詩與伏生之於尚書有補聖經功宜
金鑄則與輔漢卿王會之朱備萬之獨祖考亭者
不同蓋秦火之後而有漢世經師齊魯韓三家又
復淪沒今所存止一毛公南北朝三唐駢儷詞章
之後而有宋世經學諸儒集其大成者又止一朱
子此殆如談天者之有羲和度土功者之有神禹
伯益璣衡之器禹貢山海經之籍不容廢墜者也
陸君博覽強記研精經史旁及子集百家之言方
言雜說瀏覽無不該洽自謂六經註我而後可以

我註六經且合六經以註一經詩學不取正變之說不特楚茨十詩斷為成康盛世之音凡斯干無羊攷室考牧均歸正雅淇澳楚丘緇衣蟋蟀均歸正風訊鄭氏詩譜時代舛謬不倫歐公強為釐正猶多掌合周召二南以地不以人王風乃時為之非有意於貶平邶鄘統于衛魏檜不附於唐鄭幽即周公居東之岐地其尤獨出卓裁發前人所未及者謂編詩成於史克之手曰謨魯頌以頌僖季文子請於周而得之孔子正詩遂據是編猶春秋

誤自魯史皆述而不作之義孔子第正詩未嘗刪
詩司馬子長謂古詩千餘首而古逸之散見於他
詩者絕少史公實未嘗目覩全詩小序亦毛公所
作非出自卜子觀檜魏二風一無援據可知為漢
後之書出車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可斷采薇諸
篇為宣王之雅節南山之家父即春秋魯桓八年
求車之家父尹氏即隱三年四月卒之尹氏合諸
正月篇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可斷數詩皆東周
以後之變雅幽王未至淮上以鼓鐘歸之穆王引

穆天子傳盛姬之為哀淵人以証之厲王流彘其
大夫悲傷行役以小明歸之厲王引共人之即為
共伯以合之居河之麋讒人為豨射父考虢山在
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以實之其餘旁引曲辟心轉
旋而目四射惟參與昴_上即為留引律書之北至
於智則旁採史記羊牛下括為攔括之括引太玄
之四馬就括則觸類揚子劉知幾史通猶誤解魚
藻服虔註左傳未讀都人士皇宓秘籍奔命腕下
兔園臆說咸受金鏡談經之鴻苑亦博物之與藪

矣尤於水經地志綜覈詳考無有漏誤自謂於天
官家言不耐算法而置之然論十月之交於太初
以逮授時諸史曆法犁然談具陸堂之學貫三才
而通六藝無不受其發明頗所發明者通經義而
不徇己意是為貴爾書十二卷摠論四十五則施
手之初嘗與朱竹垞質問叅訂竹垞尋沒心儀頗
亭林謂兩先生不在誰可序吾詩學者頗乃退而
屬僕僕於陸堂若何平泚之見王輔嗣但應諾上
者也何足以序其書姑標舉大凡述諸簡端以志

服膺之意第較諸制舉業之言詩者猶知有毛詩之命義可也吳江同學弟張尚瑗拜譔

詩學凡十二卷成於壬辰十月讀詩總論四十五則作於癸巳十月藁凡三易藏諸篋笥自謂不能踵武宋儒若元明已下說詩者則未敢多讓焉臘月十三夜偶憶古人歌詩三百絃詩三百之語別有會心夫今之誦詩者非猶古之誦詩者也周禮大司樂之職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所謂樂語卽今所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諸詩也所謂諷誦卽歌也歌必有韻字餘音如言思之兮之屬自編詩至陳靈方言愈多而其可轉忌兮可轉矣如可通而寧可通何二字則只且也且乎而三字則何爲乎已焉哉四字則謂之何哉亶其然手蓋聲辭相雜歌詩之體固然漢鏡歌之妃呼稀收中吾正其流派魏晉而降知音者少無怪鐸舞巾舞二詩求其句讀

而竟不可得矣。絃詩即在三百中章可分解句可省字與歌詩之體不無小異且其數亦烏能適均人聲多至一萬七千二十四竹聲所不能和何況絲聲故詩三百五篇皆可歌也。而比之琴瑟二雅美刺之作有不如國風之便于絃者由是推之王黍離本自成風非降之也齊雞鳴晉蟋蟀之類國初詩猶存邶北門魏伐檀之類亡國亦有詩以其久托于音也。鄘桑中鄭溱洧陳月出之類淫詩迭見伶人自尚新聲孔門不勞肄習也。而秦火之後毛公備其數不無小差詩序釋其義有時不合舉可掩卷而悟其所以然不特此也。洙泗之教妙于言詩雄雉之不伎不求可美季路蔓草之有美一人可歌以贈程本子國史編詩必視作者大旨以爲去取先後孔

門言詩則雖零章隻句而有無窮之義焉至若絃歌之法與夫詩所施用之處掌在太師孔子雖聖亦必問而後知學而後能特其聲入心通于師擊琴襄所傳自有窮神盡變者故謂孔子雅言詩可也謂孔子正詩以正樂可也不必憫憫鑿空而曰孔子刪詩即謂孔子於詩刪其繁複零亂者猶之可也而如遷史之十詩汰九服鄭諸儒之降王進魯種種陋說此則微言絕而大義乖所當厲聲疾呼斷斷焉與天下辨訛解惑者嗟夫讀聖人之經即如身游聖人之門墻心領聖人之提命庶幾確乎有真見焉今者余識稍進轉覺從前說詩語多枝葉以其勞我精神姑畱之家塾使知窮經之道非博辨久之終無由默契夫一原所在也雖然不宗孔孟之傳第

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一書文義音節兩不相離人謂古樂失傳不知唇齒喉舌具而天地之元音不難近取諸身也是以有古樂發微一書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孟春朔三日平湖後學陸奎勳自序

讀詩總論四十五則

雅言之教以詩爲首舉其數曰三百揭其要曰思無邪備著其功用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艸木其散見於孝經戴記諸子百家者不可殫述能知聖人言詩之妙雖廢史遷刪詩之說可也

謂孔子無刪詩事世必有聞而駭者然非余臆說也穎達聖人之後刪九存一嘗以爲疑朱子答葉氏賀孫云那曾得見聖人執筆刪存答潘氏時舉云人言夫子刪詩看來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

謂詩繫自魯史雖余創論實本大序所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朱子亦云當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當孔子時已經

散失故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秦人焚書大易獨免故自漢迄今縱有竄入失次者而于聖人之贊易從無異論馬遷作世家既云刪詩孔安國書序亦云芟夷翦截竊謂聖人之雅言詩書猶贊易耳魯論中如稱大哉之堯無爲之舜無間之禹皆因讀書而發此歎即春秋之作亦于史文外別自有義不獨左傳可徵如魯論臧武仲之以防要君晉文之譎而不正檀弓之卿卒不繹坊記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取妻不取同姓皆是也舉以示人輒未肯信積重難反言之慨然

西河端木許以言詩既在七十之列誰非身通六藝者史遷弟子傳於子貢云亂齊彊晉破吳霸越誠屬可疑若傳子夏

而載禮後一悟已足見其長於詩矣司馬索隱譏其多所罣漏不知所傳小序實非出自西河觀魏風鄘風一無援据即可知爲漢後之書四明豐氏假魯詩說之餘刊行子貢詩傳幸而其文淺陋不能惑世愚民

孟子說詩以意逆志又云誦詩讀書不可不知人論世此毛鄭之學所從出也然釋邶之憂心悄悄以爲孔子絲之不墮厥問以爲文王斷章取義仍體源於洙泗戴記孔子閒居與子夏言詩以崧高維嶽生甫及由爲文武之德江漢之矢其文德協此四國爲太王之德舉此印彼先後一揆

史記有害於詩者如以文王爲稱王周公攝天子位宋襄公作商頌則全詩之義失謂衛武殺其兄共伯陳佗厲公混爲

一人稷契生於巨跡燕卵則一詩之旨訛最可異者六月采芑明言吉甫方叔江漢明言召虎常武明云南仲皇父程伯休父乃周本紀于宣王十二年前不錄一事意馬遷當日未見全詩故疎脫至是爲毛學者既識爲宣雅矣仍云變而不正吾不知其何心

多聞闕疑莫如毛氏故訓傳第所重不在此微毛氏後人不獲再覩全詩如魯齊韓氏無七月一篇豳風義更難通彼都人士無首章何由辨其爲雅管人云伏生之今文尚書功宜金鑄余謂毛詩可與差肩二戴記禮瞠乎後矣

毛詩尚多錯簡如草蟲之先采蘋鴉鳩之後蜉蝣候人楚茨諸詩決非變雅敬之小毖體不類頌後人能辨正之斯有功

於毛氏若云百無一差強爲之辭即毛氏何貴有此佞臣
隋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
之者以余考之申公有詁訓無傳義章賢父子作相魯詩於
是乎盛班固藝文志云三家中魯最爲近余觀王氏爲昌邑
王師治事使者責無諫書式云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
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
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可見魯詩之體亦主知
人論世今所行申培詩說乃明陋儒所爲且不知漢史所云
申公無說矣

齊詩以匡衡爲最故得解頤之稱翼奉所云五際之要已開
東都讖緯其先亡宜也宋建炎中董道作廣川詩故自謂家

藏齊詩六卷目雖未經可斷其偽

斷章取義韓嬰獨得其傳今閱外傳十卷雖非原書大旨瑜多瑕少文亦清剛可誦漢人著作存者寥寥是可寶也內傳當更精純乃以專崇毛鄭之故遂至堙沒失傳唐宋儒者不無過焉近代引經率以薛君章句爲韓詩太傳之不幸也

管人句云讀詩未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余于鄭箋小有指摘非敢獲罪先儒也按康成註禮時未見毛詩其從學馬融者豈曰心欽其品將以讀未見書耳毛詩大行于世鄭箋之力也藉使得與蘭臺校書之列盡觀東觀仁壽閣所藏其所著述當必大醇然關雎分五章實勝毛傳樛木指君子爲文王朱子集傳弗如而君子好仇施于中谷之失解亦不

能爲之諱嗟乎有子邕之駁鄭卽有伯輿之駁王經義無窮詎能以一人之智罄其底蘊

鄭氏詩譜一見于孔氏正義再見于歐陽鄭譜補亡歐陽得之絳州者或云係太叔裘註本按隋經籍志有劉炫註本炫好作僞書竊疑鄭譜亦屬嫁名孔氏歐陽均爲所惑

毛詩旣行而建安黃初詩家各自有體晉尚清言先韓後毛至梁武父子毛學益尊由其工詩故爾篤好然風猶近之雅道衰矣按唐崇文總目如崔靈恩之集註孫毓之同異評其書具備至宋藝志而六朝義疏無一存者果兵燹之使然歟抑毀棄之有素也

孔氏正義允稱毛鄭功臣法度名物博考靡遺宋自元豐後

廢而不行邇來功令于朱子集傳外兼取疏義詩學可以大明乃經師門徒往往厭其煩蹟皮閣不觀有志者當不如是
按唐書穎達字仲達考昭陵陪葬碑刻本字冲遠亥豕訛傳
宜乎改正

成伯瑜毛詩指說竟無可採所撰毛詩斷章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心欲覽之而又不傳

昌黎謂序有可疑者三歐陽永叔承韓學者乃著時世本末二論以廣其說統觀本義其駁難毛鄭處言之鑿鑿已說間有未安然能不受前賢牢籠濬發後學靈府斯又集傳之先驅歟

安石新經有意與先儒立異則大本已失子雱壻下牽合字

說鑿而且瑣更無足譏

穎濱詩傳先儒以爲簡直而識固方隅較之放齋詩說逸齋補傳王氏總聞則優耳不如李黃集解之詳可備考覈

鄭漁仲學識博奧而專詆小序陳少南議論名通而欲廢魯頌竊以爲從事風雅無庸先立愛憎呂東萊讀詩記雖尊序太過其高超處不減明道先生精實處可亞朱子集傳惜乎篤公劉以下纂錄未竟然在孔疏後已爲必不可廢之書

伊川云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言詩之道探其原矣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亦然今者家絃戶誦固無待末學推崇而循諷旣久昭然發矇竊謂敦詩之家非徧觀漢後諸

書不知集傳之妙卽專讀集傳而不徧覽朱子文集詩序辨語錄前後諸說終無由心契其妙

朱子自云於說詩所得者少又云詩傳無復遺恨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前一條虛衷若谷之心後一條則明道立教不得不以自任也

朱子詩傳原序作于淳熙四年丁酉其時專依序說解詩後于壬寅歲序東萊讀詩記已云小序可疑且不自諱其舊說之短又八年爲紹熙庚戌題漳州所刊四經後直云衛宏作毛詩序懼後人之滋惑也蓋泥一家而失其本旨不若集諸家而正其大義朱子闡明經學爲能紹述孔孟者政在乎此馬貴與郝京山之徒反以改序爲譏試觀集傳中序不必是

而義猶可通者曷嘗不降心從之第淫奔諸什多用夾漈新說律以毛鄭之學不無牴牾若依孔孟斷章之義借以覺世坊民則亦無不可也使韓詩內傳猶存議者當廢然返矣

朱子云文王未嘗稱王康王已下有頌風雅正變之說古無明文節南山正月諸詩或疑作于東遷以後楚茨十詩明屬錯脫鄭氏詩譜時世多訛真令千古稱詩者撥雲霧而見青霄

輔潛溪童子問謹守詩說王魯齋得朱子三傳之學所撰詩疑出奇無窮其毛詩辨云書授于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叅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為萬世之漢恨

今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乃如是之秘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周孔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遠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閱此一條不得不歎爲稽古卓識

白雲許氏名物鈔在元傑出熊天慵經說可觀詩學不如三禮梁友直詩傳旁通史稱其發揮朱子之學爲精而購之藏書家徒載其目

續孤樹哀談云明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易則董楷董鼎董真卿詩則劉瑾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經學難通奉詔且然縫掖之士童習之而白首紛如無足怪矣詩故疑問之類採摘一二恐其繁稱無當不復肆力

搜羅

余爲是書雖主毛詩而魯齊韓之幸存者未嘗不採雖宗朱子集傳而鄭孔歐呂諸儒之說不敢不參雖專以說詩而于諸經子史騷賦亦間有所發明雖說商周二代詩而于漢魏六朝三唐之作卽求爲之通貫材薄而緒多豈必皆當要以竭其區區之愚而已

詩序以風二雅及頌爲四始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其說是也史遷孔子世家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說稍偏矣參觀三禮左國合于行禮舉樂之節義猶可通又以關雎鹿鳴爲刺詩則視國史編詩同于已之謗書其失也蔽鄭譜以鹿鳴爲文王詩直以詩爲

世本其失也借況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假四始而變詩爲緯其失也誕

序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据周禮太師之教祇稱六詩又云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惟其主六德故可以斷章取義惟其協六律故不得重文義而遺音節朱子申明序義以賦比興爲三經風雅頌爲三緯間嘗推行是說賦比興主文義者也三經中莫妙於興魏晉詩不逮漢由興少也風雅頌兼音節者也三緯中以雅爲主蕭梁樂章雖有十二雅之稱未合雅也

風雅正變之說其疑不可不破讀江漢汝墳行露野麋二南

亦有變風讀淇澳蟋蟀列國亦有正風讀河廣敝笱宋魯亦有風讀常棣雖周公作亦爲變雅讀節南山苑柳諸詩平桓亦有變小雅讀抑戒平王且有變大雅讀駟馬魯莊亦有頌讀振鷺有容祀宋皆有頌且周之頌本同容禮之容魯之頌轉爲誦美之誦是風雅旣兼正變頌亦可云正變也然而余頗自病其煩矣

詩非一體導揚盛治而亂卽可憫也推美聖哲而不肖者卽可刺也國風多刺淫者苦葉鶉奔之屬卽朱子不得不以爲旁刺若云淫者必然自諱何以有求凰之搵奔者未必能詩何以有白頭之吟

以共伯之孝失解鄘柏舟而人表列之下下以曹大夫之忠

三傳俱沒其名而蟬蛸但云刺奢此說詩而慨焉三歎者也
顧亦有快心處共和輔政共伯于位千古傳疑讀白駒黃鳥
板詩知共伯卽爲周定公鄭世家武公名掘突譙周以爲突
滑索隱疑其皆非讀丘中有麻知子國卽爲鄭武無衣之王
于興師明屬襄王大東之西人之子實指褒女不意曩哲如
林尚多剽義以待後人闢發

詩名多取首句或撮篇中孔疏詳言之矣舉篇名而可以不
失全旨者不過巧言文王公劉常武殷武數詩華黍由庚之
屬小序乃以題字立義夾漈譏之良允如雨無正下武則漢
人傳寫或訛如節南山則漢人爲之增字據周禮外史掌達
書名謂堯典禹貢之類然則國史編詩亦但有闕雖葛覃之

名而已因名生序相隔兩塵此中源委不可不察

小明小旻之類顯見其為編詩者所題鳴鴉公所自名專賴金縢餘詩則無一可徵若五子之歌讀篇首亦可知為國史所題據左氏春秋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鄭人為之賦清人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許穆夫人作載馳其體雖似小序而當時未有序名即傳之名亦起漢代故釋全詩之大義則謂之傳釋每句之文義則謂之故訓春秋說詩者亦多用故訓體如叔孫豹之於皇華叔向之於昊天有成命成鱗之於皇矣四章毛既仿古而為故訓豈其獨闕於傳義雖萇係趙人或原本西河者要不過十之二三矣衛宏改傳為毛詩序愈失其真詳見余大小序辨

天事難言術非專門第誌其畧

董子云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後之地理郡國志皆仿國風體為之然自漢迄今疆域有更山川無改此水經注之所以獨為可信也宋王伯厚為詩地理考足補集傳缺畧余欲世之讀詩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故於名山大川稍加論次焉

詩以行禮如闕雕鵲巢之施於鄉飲燕射采蘋采蘋騶虞用為射節三禮有明文者更無勞余贅筆而辟雍之非取環水公劉之由於報祭執競獻尸勺詩裸獻配文明堂即為大禘成王賜禘而不賜郊惠公請郊而非請禘欲正千古之訛不得不騁一時之辨

詩為樂章故於豳風不信康成之說於南陔六笙詩不信夾
漈之說於桃夭鵲巢楚茨倚那弁不信戴記嘗祭無樂婚禮
不用樂之說所愧者三分損益知漢史截管之泥而不能為
后夔之和聲旋相為宮知京房改準之妄而不能效師曠之
吹律徒欲備笙匏塤土之八音仿特鐘編簫之古式昧源窮
流何補於事

誦詩叶韻乃能感發志意朱子集傳多用吳才老補韻或自
有所增益再觀楚辭辨證可以得其大概體之變者如雖詩
每句隔叶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兩字隔叶有聲起二句分韻
設業六句叶替字喤喤厥聲五句叶庭字予美亡此誰與獨
處兩字可叶匪風飄兮一章平上去皆可叶惟清廟詩巧者

亦不能叶樂記云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未有定解

有解見後十卷

余謂古人歌法失傳留心韻學亦可漸悟天地元音朱子語錄有云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不知喉舌唇齒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又云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如唐人和詩猶有韻相重處後人定不要一字相同却愈壞了詩觀此二條可以得辨韻之訣可以知作詩之本

世多輕章句之學余謂說詩當從章句始章句明而文義音節兩得矣昔人所悞集傳從而更定者如簡兮伐木行葦生民諸詩與夫周頌之章分數節誠為振古絕識後學得以依

據而辨證焉若麟之趾振振趾叶子振叶麟當依螽斯詩作
章四句又若幽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皆當於月字讀斷所謂先儒正其大者猶或遺其
小者此類是也

鳥獸草木詩人緒餘孔氏正義援引甚詳雖朱子不能加也
爾雅後家農師復作埤雅而家元恪之毛詩疏至今流傳故
於集傳所缺間有補綴若睢鳩之情摯有別苻藻之芳潔可
羞不敢襲前人牙慧

余說書禮春秋務從簡嚴於詩稍雜諧語將刪之矣復念詩
號範經漢匡衡後宋范處義有解願新語元朱一齋有詩解
願恐立言太腐閱者不終卷而欲臥也先儒云已有知使人

亦知之豈不快哉持此寸心仰彼芳躅人其鑒諸
康熙癸巳陽月望日陸堂奎勳書

弟奕勳男

載紀

繪

同校

陸堂詩學卷第一目錄

刪詩論

大小序辨

國風辨

周南辨

閨雅九則

葛覃五則

卷耳五則

樛木三則

蟋斯三則

桃夭三則

兔耳 三則

朱首 四則

漢廣汝墳 共十則

麟趾 四則

續召南 二則

鵲巢 三則

采繁 三則

草蟲 四則

采蘋 三則

甘棠 三則

行露 五則

羔羊 二則

殷其雷 三則

標有梅 三則

小星 江有汜 共八則

野有死麇 二則

何彼穠矣 九則

鴉虞 五則

書二而後

陔堂詩學卷第一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一

平湖陸奎勳聚緜著

受業

周朱未象益
李宗仁講客

全校

刪詩論

孔子刪詩詳見司馬遷世家漢儒莫敢異論晉司馬彪乃云
關雎既亂師摯修之隋經籍志襲用其說此亦原本史遷師
摯見之之言而皆未覈其實唐孔穎達疑聖人於詩不容十
刪其九歐陽詩本義曲護遷說謂以鄭譜推之有更一二十
君而取一詩者由是而觀何啻三千余謂歐陽之說辨矣顧
嘗考書緯所載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
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存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則史
遷所云古詩三千與書緯正復相類烏可据爲定論與歐陽

又云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本
在小雅常棣篇君子偕老章向有衣錦尚絅句是皆穿鑿而
害於義馬端臨云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考
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考而不欲臆說如馬
氏言豈聖人於詩不視其本篇之文義體裁音節而反從序
說爲去取乎然宋人之失易於駁正吾所駭者漢魏六朝轉
相沿襲不知其說有何可取迺避不敢攻甚且爲之掘泥揚
波鄭譜之說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
事謂之變風變雅一謬也錄魯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一謬
也降黍離爲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范甯之妄談也以豳風終
變風思周公以反正王通之曲說也皆無其事而強屬之聖

人者夫周公制作已備六詩康昭而下隨時增益至宣王而
吉甫史籀之屬皆大雅材不特王業中興詩篇亦於焉大備
自驪山禍作周室東遷乃多散佚然趙衰之薦卻縠者曰說
禮樂而敦詩書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詩
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明乎孔子以前晉楚皆有詩
可讀不得以季札觀樂師乙論歌指爲魯國所獨矣然余謂
孔子雅言必據魯詩舊本而成於史克之手者則於鄭秦有
風陳靈以後無詩而信其然不徒以闕宮新廟顯爲頌僖而
作也拘儒說詩謂與春秋同例聖人貶周進魯傷變救正種
種立異乃成其爲旋乾轉坤之作而非僅屑屑焉保殘守匱
者庸知魯史所繫聖人固不得任心更置與魯論云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是則審音之精可以歸功師摯而正詩之事聖人未
嘗不以之自任也余謂得所有二義一在施用之不僭然而
孔子無制作之權辨論焉而已叔孫豹使晉工歌文王之三
不拜歌鹿鳴三詩三拜雅有大小魯卿固能辨之晉人所不
逮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孔子以爲示德三家歌雅以徹譏
其於義無取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在大饗又以爲中禮可見
聖人於詩多所論正而不膠於一今說必謂頌屬宗廟雅屬
朝會燕饗則非孔子所云得所矣一在篇次之不亂魯詩流
傳自成襄迄昭定多歷年所其間錯簡勢不能不親加釐正
今考鄉飲酒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孔

子所歎為和樂不流者一一與高堂生所傳儀禮相合則自
二南已下必當如季札觀樂之序今閱毛傳鄭箋草蟲先采
蘋秦先於幽南陔三詩後於魚麗又非孔子所云得所矣若
謂孔子刪詩桑中溱洧淫者猶存豈反刪其貞者素絢唐棣
體裁不備猶必究論其義豈反刪其全者有刪則必有增豈
首為諸侯射節其文見於戴記宋元公賦新宮叔孫豹使誦
茅鷗皆詩之有關於禮者何以棄而不錄且魯備四代樂大
韶大夏掌在伶官豈以信而好古之聖聽其淪亡乃獨私於
有商附五頌於周魯之末乎故謂孔子正詩可也謂孔子昔
嘗刪詩此傳之者之妄也嗟夫周初六詩之教至洙泗而復
興微獨七十子之徒比諸弦歌心知其義即孟子七篇最長

於詩荀卿著書猶知詩為中聲所止今乃於孔氏之傳無從寓目學者所為歎息痛恨於秦火也雖然自竹而帛而紙自篆而隸而分愚者昧豕魚烏虎之訛智者綜魯齊韓毛之異風混於雅雅混於頌甚而以序先經以經合傳積漸使然豈皆秦火之咎哉大易固不經秦火者也繫傳說卦頗雜九師之易象象傳文言糾紛錯出乾坤乃岐為二體近人無論不知孔子之易并不知有朱子之易蓋經學之荒蕪久矣

大小序辨

詩有傳而無序其謂之序者劉向杜撫發其端而終成於衛宏然亦有小序無大序也大序之稱原於皇甫謐沈重而終成於蕭統之文選何言之漢藝文志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

傳蓋即此三百五篇之詩而國風分為十五雅分為二頌分為三謂屬西河舊本則可耳若以傳習之傳轉為訓傳之傳毛公先儒不應如近世詩傳詩說嫁名子貢申培以欺世也家元恪毛詩疏謂卜商六傳而有魯國毛亨是為大毛公享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為小毛公釋文別作毛亨於古皆無徵按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皆同毛詩獨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又在其外可知大毛公本自有傳別出一卷附尾今所存篇題及小序首句是也故訓傳三十卷乃成自小毛公萇者但萇既為河間獻王博士叅校古經則於大毛之傳或有乖悟亦不能已於改定矣石林葉氏謂古書未有無序者余謂周秦之書不聞有序孔子序卦

傳乃次卦之先後非序易之大旨與雜卦傳等耳古文書序本出安國不得以誣孔子而安國自序先儒并疑其文筆不類西京司馬遷史後作序揚雄法言效之猶未離乎篇目也淮南子要畧亦在卷末惟劉向校書撮其旨意標諸卷首序之體於是特殊彼所著新序度必有近綜秦漢遠覈詩書者惜乎今皆失傳南豐所校特說苑之緒餘而於新序無涉也康成鄭氏謂毛公以序分寘篇首夫經傳錯綜馬融之失故創為此說以自文而鄭氏篤信之實則改傳為序乃東漢之衛宏於毛公何與焉宏嘗從扶風杜林受古文尚書妄謂詩書一例書序既可先經詩序何獨不然又爾時犍為杜撫善韓詩所著詩題文約義通學者奉為杜君法而宏受毛詩於

九江謝曼卿欲與杜抗因之敷衍傳義改稱詩序范曄云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雖推許太過烏得謂斯言臆造哉若云作自子夏子夏論素絢而悟禮後猶子貢論貧富而悟淇澳游心句外故孔子許以言詩豈當其作序不學聖人之通反從講師之固乎戴禮載孔子閒居數與子夏稱詩子夏與魏文侯論樂其所引詩率與序說不合且子夏業已有序咸丘蒙引用北山不當如是大愚而孟子亦覺詞費又爾時未遭秦火檜魏之君公臣民何以一無援據異於列國通例無將大車說本荀卿彼都人士襲用公孫尼子絲衣靈星明引高子彼已自張漢幟不復匿瑕而小雅多刺宣詩無刺厲詩楚茨以下十詩皆為刺幽而作康王周之令辟獨無雅頌

此其害義尤甚者若之何而刻畫漢儒唐突卜子也余又考鄭氏詩箋今所稱大序者仍在關雎序內皇甫謐作三都賦序漫云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梁博士沈重乃謂大序係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於是昭明文選直標子夏詩序簡文湘東從而附和之牢不可破夫大序之言醇多疵少縱不若小序之支離穿鑿然反覆尋味言詩言風雅頌言六義四始猶是毛公之詁訓傳耳若風雅之有正變二南之分繁二公疑亦衛宏之所增益蓋猶未純乎毛氏之舊而可遽指為西河之筆乎長孫無忌作隋經籍志雖謂詩序子夏所創顧尚有疑辭至歐陽修唐書藝文志首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卜商集序二卷則以歐陽之絕識而拾昭明

之唾餘後雖悔之不可愛已昔劉勰身為梁人所作文心雕龍自辨騷詮賦以及議對書記無體不論其源委而獨置序不言彼見昭明所選詩書二序皆屬贗鼎與其言之而賈禍何若缺之以寓意乎嗟夫儒者之學格致為先格致之功知言為要我於古人書先不能剖判真贗則於異同得失之交焉能抉摘盡致哉唐惟昌黎能疑序不作於子夏宋惟考亭能信序纂成於衛宏由其中有卓見故能言人所不敢言無嫌乎立異也不揆諸道而欲盡反古人或但堅持師說二者無一可矣

國風辨

風之為義大矣哉易重巽為風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

事帝舜之命皋陶者曰四方風動康王畢公之命曰樹之風聲是即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義也久而不泯則為流風自上及下則為風俗蓋周初六詩之所謂風者其義取此厥後王澤既衰列侯失德詩人有所譏刺如新臺雄狐株林之屬國史亦附錄之以昭炯鑒由是風轉為諷而說經者沿流昧源甚至闕雎雞鳴蟋蟀鴉鳩皆為刺詩愚謂義主風刺則變雅亦有然者安得第以訓釋國風哉序說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夫風既分域而二雅統言以為有廣狹之別其義猶可通也服虔鄭玄乃謂王朝為雅侯國為風夫風教之權豈有不操之天子而專屬之諸侯者古詩即多散失今就所存者而論之

擊壤之歌唐風也南風歌雖帝舜自作亦可目為風五子之歌其意雖風刺太康而遠規陶唐上尊皇祖其體固當入雅夏人歌出尚書大傳真贗未足憑若箕子麥秀伯夷採薇之歌宛然黍離兔爰也孰謂王朝例有雅無風哉釋文拘泥漢說以二南為正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而詩中若淇澳緇衣者序說皆以為美則義有不合孔疏乃遷就其辭曰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衰諸侯有變風其意蓋以天子不能統諸侯而國自為政家自為俗故祭斥為變風嗟乎王朝之例既有雅而無風列國又不得自有正風是則六詩之中直可廢風之一體而天子諸侯均不得司風教之權矣何其說之繆戾乎宋程大昌著詩議十七篇謂無國風之日夫詩之

有風見於周禮樂記風之分國以繫其來已久季札聘魯而
覲樂韓宣聘鄭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其明微也邠鄘亡國不
沒其名豳岐先公所都是亦為國且六義四始詩之綱領非
如五際十占出自緯書雜說而程氏槩斥為妄未可稱善於
別裁者矣朱子云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又云風雅頌之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是二說者
吾徒當奉以為著蔡其他紛紜同異之論如飄風鳥語過耳
不留可也

周南召南辨

周召以地言不以人言鄭譜亦知二南所編例同十三國風
而以周召為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矣乃因詩序有繫

之周公繫之召公之說臆造故實謂文王遷豐以岐陽為周
公旦召公奭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按史記燕世
家周召分陝在成王時按魯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則
受采當在武王時孔疏以樂記為證今所傳樂記與明堂位
出自馬融採摭有失實者就所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則已在伐商南還後矣或云周本紀武王克商祭社周公旦
把大鉞召公奭贊采其時已稱周召試觀紀中有云衛康叔
封布茲者豈武王初克商康叔已封衛耶愚謂公旦之稱周
公保奭之稱召公從采地而得名非同召之地反從二公得
名也於經召無明文繇之周原膺膺自古公遷岐而已著矣
序之以周南繫周公者其悞蓋亦有因漢儒謂文王已受命

稱王例當有雅無風故強繫之周公而不知其義之難通也
召南有甘棠一詩猶可繫之召公周南十一篇据小序亦無
一詩屬公者關雎葛覃卷耳用之射燕鄉飲酒制禮作樂皆
由公始乃侈然上掠厥考之美有是理乎或云周公既沒而
國史繫之此論可施於豳風不可施於周南周南文德也而
其稱南者何也或据鼓鐘詩以雅以南春秋傳見舞象箛南
籥以為南樂音也非如序說之自北而南也愚謂呂氏春秋
向有是說而詩與樂之源流實不如是文王國於雍州梁荆
豫徐揚以次被化成王營洛後東都亦稱王畿當時所採之
詩決不如此寥寥而即今本所存漢廣採於荆汝墳採於豫
江沱採於梁已足想其風化之肆訖然周南詠歌文德并不

及武召南則間載成康以後之作今試紬繹其詞父母孔邇言之親切文王必無恙也召伯所葺旣沒而思不在康王之季乎至若何彼穠矣世次尤後蓋二南於對待之中有相承之義讀詩者烏可日習而不察也鼓鐘所云以雅以南由後人以二南詩入樂詞與雅異其音故殊而編詩者之命名猶夫十三國風之各從其地爾象削南籥孔疏云皆文王樂而有武舞文舞之分据戴禮下而管象削與管同以為象用兵時刺伐而指云武舞者非也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蓋亦不能定其節舞之詩必在今本以內然而象削南籥必由周公名之又可證周南諸詩不當舍文繫公矣或又云八風寒燠異德惟南風長養萬物文王岐周之化似之故不稱風而稱

南此其說至淺不足辨獨惜宋之儒者極言西伯稱王改元之妄乃於周南繫周公之說沿襲而不覺其謬夫所貴乎詩者豈徒留王者之迹直欲以闡聖人之心春王正月本時王也說春秋者強屬之文王周南本文王詩也序詩者又移而下屬之周公說經而經亡當仁不讓是後學之責也夫

關雎九則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孔子而言關雎是魯詩之祖也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刺之臣瓚以為魯詩按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然則後之為魯詩說者不惟失孔子之傳抑亦反申公之舊矣

司馬遷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闕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

睢作揚雄云周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睢作於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馬揚於詩原非專家其以為諷刺固宜

東萊呂氏讀詩記闕睢正風之首魯齊韓三家乃以為刺余按其實亦未然朱子於漢儒獨取匡衡之說衡固學齊詩於后蒼者也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闕睢刺世其語本薛君韓詩章句然章句之去太傳遠矣試觀韓詩外傳載子夏聞孔子語喟然嘆曰大哉闕睢乃天地之基也則毛傳何嘗不本之太傳太傳何嘗不本之孔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言后妃有關睢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觀此則序所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均非毛公本旨而屬後

人妄增矣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謂淑女指三夫人以下好逑謂和好衆妾之怨者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

豐坊偽作子贛詩傳謂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此衛宏牙後慧也何所取而復襲之湛若水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似不宜待后妃已歸乃為文王求妾媵也又不宜詩人未叙后妃之歸而遽言求女也其論可以解頤鄭箋亦有當從者如此詩分五章章四句則雎鳩荇菜兩與相對且洲逌流求本屬同韻求之不得一章情長節短末二章据已得言其調平緩而但舉荇菜不應雎鳩尤合古人參

差章法

補傳畢公作闕睢謂本之張超按後漢文苑傳不言超長於詩今說作於王季舊宮人亦未為允此宮中女史所作與齊風雞鳴相類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代寫文王憂樂之情美心曰窈美容曰窕見揚雄輶軒絕代語其詁訓頗勝毛公寤寐思服服音蒲北切即康誥所云服念也與輾轉反側句皆疊用四字絃歌者每字一頓故節雖短而音仍和

琴始伏羲或云始神農未可臆斷據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知以五絃配宮商角徵羽至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揚雄琴清英謂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思者非也陳暘樂書謂聲不過五小琴五絃中琴倍之十絃大琴四倍之二十

絃深闢七絃之琴有害古制則愈舛矣世本云庖犧氏作瑟五十絃樂書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卽頌瑟也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蕃蕃羸也据莊子文子二書當以二十五絃為正世本倭作鐘說文秋分之音也呂氏春秋倭作鞞鼓鞞風俗通以鼓為春分之音似是而非當從唐樂志作冬至之音

葛覃 五則

東萊云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其說與朱子畧同鄭箋泥小序在父母家一語甚至以葛之延蔓谷中喻女之形體浸浸日長何其擇焉不精也

因葛覃而言黃鳥賦中亦有興焉服之無數据月令孟夏天子始絺周書葛以為君子朝廷夏服則不止后妃自服矣末章意重歸寧具見后妃德性言告言歸無專制也薄汚薄澣雖儉而亦致潔也害澣害否似乎促迫實則服豫也熟玩之知亦女史所作

余嘗病世之讀詩者文義之不知何有於音節顧唇齒喉舌今人猶古人也有心者自悟之耳偶閱漢樂府瑟調曲飲馬長城窟行末云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艷歌行末云石見何縈縈遠行不如歸皆換韻兩疊以煞尾此詩正相彷彿乃知漢人猶解音節也然則闕雎亦瑟調之平者與卷耳其瑟調之清者與

鄭康成王子雍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陳氏樂書据闕雉鐘鼓樂之及周禮磬師教繚樂燕樂之鐘磬以駁之余謂旣以樂言自當兼備八音若第云房中歌曲則琴瑟專壹可也若云房中之詩則雖女史徒誦無不可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

卷耳 五則

淑女好逑尚為思賢共職之說寔彼周行依据左史則所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又何怪焉然余每歎漢儒說經多所迎合西狩獲麟何休指為漢高之祥光武好讖七經論語盡成緯書此猶媚人主也自呂雉稱制而東朝無不干政者序說於闕雉八詩知有后妃不知有文王嗟乎曲學阿世豈獨平

津一人哉

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歐陽子亦嘗辨之乃不能盡脫坑塹謂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偽魯詩說指為慰勞行役之詩夫風之為體懷人者多二南中汝墳草蟲殷其雷皆是也而始自后妃篤念君子其義千古不刊

毛傳於首二語云憂者之興也余謂全詩皆興非鋪陳直叙不得云賦也采卷耳而懷人屬后妃一邊即家士衡詩所云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也陟彼崔嵬可云登高望遠我馬則何至虺隤而玄黃竊謂二三章兩地並舉上二語言君子於役馬煩車殆也下二語乃托言酌酒以解己之離憂班婕妤好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猶此意也升菴統指君子未是末

章專指行者不獨馬病僕人亦病而吁嗟而已之懷思見於
言外章法入妙深於詩者當必絕倒予言

鄭夾漈注爾雅謂卷耳非蒼耳即卷菜葉如錢細蔓被地托
輿之意取其蔓生說猶可採若張氏謂泉耳釀酒所須則泥
酌彼金罍而失詩之大旨

阮懋禮圖云六罍受一斛据馮復京名物疏則罍止有五山
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家農師三禮圖云兕觥受七升据許
慎五經異義則觥止受五升

樛木 三則

美后妃之不嫉妬舊說皆然鄭箋南土謂荆揚之域詩說詩
傳乃云南國諸侯歸心文王豈岐豐獨無南境乎玩其音節

與桃夭鵲巢詩相類蓋亦房中歌曲也

箋以君子爲文王東萊呂氏從之因舉漢成之於飛燕隋文之於獨孤以爲反照集傳直指后妃或疑古來無此稱謂第觀易云其君之袂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君可稱亦何疑於君子然從東萊說意味較長而后妃之不嫉妬仍未嘗不包舉在內即論編詩之體亦宜先美文王次及后妃履祿也用毛傳而義未足易云視履考祥福履二字殆櫟括之葛藟繫之說文作藟謂着花也

螽斯 三則

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序說更無可疑

宜爾之爾指螽斯非獨比體宜然蓋子孫衆多較羣處和集

原進一層

蚤斯即斯蚤朱子語錄亦嘗言之釋云蝗屬一生九十九子明非莎雞蟋蟀矣不知幽風傳中何以引用程氏一物異名之說

桃夭 三則

集傳推美文王本諸大學是亦魯詩也詳見余魯詩補亡

魯詩說謂鵲巢諸侯嫁女桃夭仍美后妃終始婦道豈知二南詩每章遙對以桃夭對標梅斯得矣若舉以對鵲巢儀禮合樂三終孔子時有行之者鵲巢之與闕睢對待相承何莽莽而好為異論

据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則自九月至二月皆可婚蓋

先王制禮謂必若此乃無妨農事而非拘於陰陽五行也周禮媒氏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禮文之意謂是月促民嫁娶其家貧乏者雖殺禮可也禮以不聘為奔故下文即云凡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豈淫奔之謂乎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此亦鄭箋所本按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在秋九月王姬歸於齊書冬可知婚期定於仲春其論未允桃夭二語東萊謂因時物以起興且以比其華色得之

兔置 三則

墨子書文王舉閔天太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與伊尹負俎太公鼓刀皆出好事之口詩說襲用其意而以

兔置焉比集傳以為興是矣乃云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則又未免似賦愚謂上二語即曹植所云開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也純屬興體干城腹心豈真雉兔中人哉

公侯好仇鄭箋仍泥怨耦之言解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朱子既依毛公善匹之訓兼用漢書董仲舒贊伊呂乃聖人之耦以實之說經之道固宜縝密如是

朱子舊說云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亦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芟官 四則

韓詩序傷夫也劉向列女傳宋人之女嫁於蔡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終不聽而作芣苢謂芣苢雖夏惡猶始於採之終於懷顧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六朝皆主其說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是一徵也然以為蔡人妻作去文王則遠矣余故仍從毛義

王肅引周書芣苢如李出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亦覺詞費試觀本篇薄言持之即可證為車前王肅以關雎至芣苢八篇為后妃房中之樂於古無徵余謂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二南之詩房中皆可歌誦鄭氏註燕禮其說亦然

有樛木之不嫉妬即有螽斯之多子孫有桃天之宜家室即有芣苢之樂有子此編詩了義也偽傳以為鬪草見與兒童

隣矣

漢廣汝墳 共十一則

女子好遊王政酷烈不謂之變風得乎不可求思父母孔邇是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說詩者但當就此推想文王反身之化服事之心必謂二南皆正風則固矣

按諸書皆言漢有二源黃氏日抄云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以余考之東漢水即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沔經漢中郡至大別入江西漢水鑿山數重達朝天嶺下遶閬中同巴水東行入江別名嘉陵江以其同出嶓冢各自分流故有東西之名易氏云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

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地江漢分流其間至是合流王伯厚云作詩者在江漢合流之處吾故曰漢廣採於荆詩人蓋因漢及江也韓詩於漢廣最多謬說薛君章句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則已近於屈原湘君夫人之歌宋玉高唐神女賦矣外傳云孔子適楚處子佩瑱而浣使子貢三挑之尤為侮慢聖人惟所引不可休思足正息字之訛

不可求思直寫女子之貞而喬木起興江漢為比男之不敢犯禮以求即在言下此詩與行露野麇遙對讀者當悟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歐陽本義云子之既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亦所忻慕焉也其

說小變鄭箋而集傳亦承其悞愚謂于歸義同桃夭据東山詩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左傳反馬杜註送女必留其送馬則言秣其馬正指嫁事而言詳味詩意蓋卽犢沐雉飛之感故雖變而不失其正若作從旁效其殷勤佻達何啻鄭風

末四語三章通用麟趾殷雷其體皆然蓋卽漢魏曲後之趨不可方思方叶罔與廣字為間韻

水經注汝水西出魯陽縣大孟山西卽盧氏界其水經堯山西嶺下分流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洧水一水東北出為汝水地里志故云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又云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也王伯厚云魯陽今汝州魯山縣一統志源出河南府嵩縣分水嶺非是志又云汝墳城在南陽府葉縣境內地道

記汝南有陶丘鄉卽詩所謂汝墳皆傳會不足憑而汝墳詩之採自豫州固無疑也

列女傳周南大夫妻作言婉而莊誠非大夫妻不能作也嚴華谷襲王氏說以親伐薪而斷為庶人妻烏知遵汝二語本屬興體

薛君章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之祿仕後漢周磐誦此詩而就孝廉之舉若使子夏業已序詩漢人何為守此曲說

王室如燬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父母孔邇余謂詩美文王一語便足後世頌德稱功連章勸進真婦女之不如

麟趾

四則

麟趾固闔雎之應而亦螽斯之推也子孫宗族皆仁自武周而二號而召畢何所不該思齊篇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同一指歸但雅則主賦風則主興耳

孔疏不知興義乃謂黃帝堯舜致麟文王時殷紂尚存四靈之瑞不能悉至較量辭費漢章帝時麒麟五十一見吾未信獸中之麟難於人中之麟

或疑貞觀之政幾於三代之治伊川云闔雎麟趾之意安在此可見周南為王化之基

是詩比之琴瑟麟之趾振振猶夫螽斯羽詵詵今當作章四

句

讀召南 二則

公羊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序說之所本也愚攷諸經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之為西伯不待讀甘棠詩其說信而有徵若周公之為伯當在三年東征與夫留後治洛之年而詩書皆稱公不稱伯且營洛之初東伯已有其人召誥云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邦伯者方伯也在同姓康叔為諸侯長在異姓太公受命專征則未知當時為東伯者太公與康叔與愚謂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語見王制王制本漢文時博士所作即以公羊為据而周公之為東伯於經實無明文也水經注郡國志皆云周召分伯在漢弘農郡陝縣集古錄以

陝州石柱為憑其言尤失實朱子嘗疑陝東地廣陝西只關中雍州之地未免不均夫漢儒當諸經煨燼之餘無從叅攷亦何怪其多所牽合今則六籍大備異同得失不難自我折衷蓋詩已顯題為南而說者猶證以東西之說宜其如鑿枘之兩不相入耳然以周召為二伯此猶無害於義若謂召公當文王時即能為文日關國百里則文未免隣於操懿而召公亦不過荀彧高柔之屬大非後學所敢安也据尚書傳史遷周本紀文王伐崇作豐年已九十有六越明年而即薨何暇以岐地分賜即召公亦何暇為文施教而二書尚不可不信獨不觀君奭之篇乎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闞天散宜生泰顛使召公當時業已受采施教周公何無

一語齒及也說詩者知文王以西伯終身化被南國召公能繼其職奕世丕顯則雖甘棠一詩實美召公猶當繫諸文王以昭臣子讓善之義乃舉鵲巢十四篇統而繫之召公顛倒紕繆亦云甚矣召南且然况乎以周南繫周公哉

孔穎達正義云召是周內之別名其說無徵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余謂以召為邵從食邑而增也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采邑傅氏因云武王分陝之後徙於王屋郡國志注又云雍召穆公采邑按宣王時申伯營謝仲山甫食采於樊皆近東都江漢詩錫山土田則王屋之采正召穆公虎所加錫者何

地志之顛倒紛紜

鵲巢 三則

詩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鳩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孔氏雖引緯書頗得發興之義

鄭箋鳩有均壹之德劉勰雕龍亦云鳩鳩貞一故夫人象義今說但取性拙是有鑒於牝雞龍箴之禍而不知德功之餘容言並飭固不徒教之以拙也

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郊特牲云然按二南中關雎桃夭鵲巢何彼穠矣孰非新婚之詩有詩無樂余未敢信

采蘋 三則

或說諸侯夫人勤於親蠶蓋本七月毛傳繫以生蠶驗諸吾

鄉未見以白蒿覆蠶種也。菹類有七，繫與其中。詩人偶舉以起興耳。

采蘋采蘋皆與葛覃遙對。葛覃以歸寧為孝，采蘋采蘋以奉祭祀為孝。孝與貞婦德之大綱也。曰儉曰勤，抑末矣。此夫人承祭之樂歌，何以用諸鄉飲酒射燕禮？蓋歌詩必類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間歌魚麗，嘉魚，南山，有臺，文義皆合。若合樂則改詩為譜，不主文義而主音節，故鄉國可以用，即降為士之射節亦無不可。

草蟲

三則

小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蟲與卷耳相對。朱子詩序辨云：疑亦夫人所作篇中無以禮自防之意，誠然。但草蟲、阜螽

陟山采薇愚謂皆屬興體

說文覲遇見也。疊此一語，蓋見久而遇暫也。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見曹氏放齋詩說所當改正以合儀禮篇中兩言陟彼南山與周南之南有樛木，雖屬興體而南之主地言不主音言亦可。意會篇題既曰召南當次甘棠之後。

采蘋 三則

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寔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隳括此詩而首云：濟澤濟水溢為滎澤，鄭之滎陽也。詩當採自豫州。

有齋季女四字通章，歸宿如僧繇之畫龍點睛。

按婚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之公宮祖廟已毀教之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然則奠於宗室牖下而季女尸之當美將嫁之女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雖据射義似亦未的

甘棠 三則

思其人猶愛其樹左氏說詩如是足矣史世家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民人思其政懷棠樹不敢伐作甘棠之詩王吉劉向皆學韓詩又從而甚之謂召公述職當民蠶桑時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劉元城駁云是為墨子之道余謂思召公而假甘棠以立言是六詩之妙於興者甘棠尚不必泥何況樹下云云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壽安今河南宜陽縣大抵古賢名蹟爭相引重地志之訛不足置辨吾所信者此為周人美召伯之詩而已

召伯所說爾雅注作稅側界切蓋謂稅駕之所

行露五則

序云召伯聽訟也以一詩而牽合數詩小序通病竊謂行露以下皆南國詩與召公無與如舊說何以教行於女子而反扞格於丈夫

列女傳申人女作申國在南陽宛縣是亦豫州詩也劉傳本韓詩雖難盡信亦不盡出於鑿空

詩三百篇五言者少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余謂體既變而語皆巧當屬康昭以後之作野麇亦然

行露野麇視漢廣之男女知禮其風變矣編詩之意以二南為房中歌曲故取此二詩見雖遇強暴之男而女子自守尙當若此其貞孔疏乃云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女既貞信而男猶強暴亦為不善說經者矣

厭浥行露露疑路字之訛謂行多露興也雀角穿屋鼠牙穿牆義當屬比

羔羊 二則

詩美大夫向無異論鄭箋以退食為減膳則泥序所云節儉而失之安成劉氏曰猶周南之有兔置也

胡新安曰縫之突兀謂純有界限謂絨合二為一謂總五義無考戴侗云疑皆絲之量數嚴緝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按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其義亦主節儉此嚴說所本第觀鄭風三英粲今則戴說為優蓋英裘有紉或五或三皆約略而言之

殷其雷 二則

殷雷為草蟲之屬猶汝墳為卷耳之屬詩說以為武王克商諸侯就館終南詩傳又云美召公何異白晝譚夢

時解以雷之有定在興人之無定在山陽山側山下統而觀之則亦無定在矣六義中惟興難言有以物者有以時者有以地者有兼物與時與地者有有因者有不必有因者兼時

與地而不必有因者殷雷是也有興於始者有於中於末者有全篇皆興如卷耳甘棠之屬者夫意有難言言有難盡或從空結撰或假借以轉折收繳使人讀之似比似賦而不覺其為興是乃深於興者也六朝人惟劉勰深知興義其論詩在鍾嶸之上雪山王氏詩總聞云賦比興三詩皆亡風雅頌三詩獨存自謂加功三十年吾不知其鑽研者何義也

標有梅 三則

遲歸有歎女子之情聖王弗之禁也然以視桃夭抑亦風化有關矣小序男女及時強欲比而同之何居

戴岷隱續紀云女父擇婿之詩姚承菴疑問服膺是說余謂女父相攸則暇豫矣何心而急皇如是

標梅雖曰興體然觀秦風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幾疏据爾雅釋梅為枏可知關中無梅漢修上林苑乃移植焉而此詩因採於梁荆也

小星江有汜

共八則

二詩與樛木螽斯相對而江汜則愈降矣愚嘗讀易歸妹卦深歎周孔聖人以六爻括盡古今婦德女行讀二南者亦當從此而識編詩之意

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宜下逮可免專房方車之羞使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殺女之毒與侯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

三五在東毛傳云三心五噶噶即桺也据鄭箋心三月在東方噶正月在東方見不一時詩人亦約畧言之無定屬也

抱衾與裯箋以裯為牀帳得之孔疏詳引內則註中五日進御之序文雖煩碎義猶不失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豈以登高能賦之才乃甘為此巾幗語耶

寧都魏際瑞詩經原本極論切韻謂昴之叶畱未知所据毛傳參伐也昴畱也孔疏引元命苞昴之為言畱言物成就繫畱是也余謂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義昴象畱畱以承梁之空故昴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記律書北至於畱言畱不言昴是詩人本用畱字而漢人書為昴也

言江源者祇据禹貢岷山導江為說江陰徐霞客云河源星

宿海在崑崙之北江源犁牛石在崑崙之南佛書謂之疏伽
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叙
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山經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
經麗江雲南烏蒙至叙萬餘里岷山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
蠻獠溪洞間世人從未問津故舍遠而宗近寔則岷之入江
猶渭之入河不可指為江源今志叙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
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志雲南麗江者祇知其
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為江源也霞客親歷崑崙南
境為說甚詳今載江陰縣志

朱子謂江汜即今夏口而余從李氏說以為詩採於梁州者
何也按爾雅決復入為汜小洲曰渚岷江由成都府茂州西

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府界乃入湖廣荊州府
歸州則梁州之域其為汜為渚者多矣爾雅江為沱郭璞注
引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注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
之所鑿也詩當指梁州之沱而言

若無美勝之說吾將疑為若蘭之迴文連波之悔過小序可
從特賴篇中之子歸句耳

野有死麕 二則

箋疏皆以為女子自作遂使懷春如玉無字可通試觀古辭
陌上桑後人猶可擬作不必羅敷自道其貌美而操潔也

次章以三語興一語其體甚變末章意則貞而語近諧吾故
疑為康昭以後之詩

何彼穠矣 九則

此詩謬說尤多毛傳訓平為正以為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疏謂平王猶書之稱寧王後人并以齊侯為齊二之侯皆惑於東周無雅并無正風之說而強為之辭

鄭箴膏肓云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說尤支離

魯詩說云齊襄殺魯桓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魯莊主婚以桓王之妹嫁齊襄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按齊襄有鳥獸之行王姬亦不終歲而卒其詩烏得列於二南

考索云刺詩也謂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其說非是又云二南不徒西周之詩東周亦與焉其說固是然以

齊侯之子為諸兒則仍非也

竊謂齊侯之子桓公小白也春秋莊十一年王姬歸於齊其時桓公霸業已成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則不失親迎之禮詩所以夫婦交美也而王姬謚共與肅雝之義甚合且齊風終於諸兒刺惡也繫桓詩於二南褒美也魯史既躋僖於頌桓公實能膺方伯之任而繫諸召南之末似有微意存焉

聲音節奏近於鵲巢曷不肅雝尤能揭婦道之要則以是詩為房中歌曲更無遺議

王魯齋以二南相配欲斥甘棠野麇及此詩愚謂統觀三百東周不惟有雅兼且有南賴此一詩可破漢儒曲說奈何而欲斥之若謂甘棠宜別屬則題為召南者更無因矣

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雖之德立文甚拙而可信為衛宏手筆蓋宏嘗著漢舊儀范曄禮儀與服志多採其說
唐棣桃李釣緡皆興之似比者

騶虞 五則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賈誼新書云爾小戴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魯詩傳齊詩章句韓詩說儀禮注莫有易者朱子詩序辨中亦存是說終不及毛義為長

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毛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與海內北經林氏之騶吾滑稽傳東方朔所云騶牙以屬一物而形狀則言之互異明宣德四

年滁州獲二騶虞獻之朝今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知漢儒中未有如毛公之博核者

壹發五豝毛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亦本賈傳此解未嘗不見禽獸之多而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更與下文騶虞闕照較勝集傳所引中必疊雙

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墨子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二說皆未可從蓋文王時詩成王用以爲射節耳末句與麟趾同調虞字與嗟字相應古韻虞麻本通何必牛霞五紅一字兩叶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夫惟瑞獸斯足歎美也豈所施於賤官耶

闕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好言瑞應亦是漢儒習氣且騶虞本文王詩列於野麇彼穠之後疑非孔門舊次然而修齊之效馴致治平中和之量可該位育其理不爽其說自可從也季子札於二南乃有始基未也勤而不怨云云竊謂爾時所歌必汝墳殷雷之屬若闕雎鵲巢騶虞諸詩久為燕射樂章札豈至魯而後聞哉

書二南後

讀二南而仍不免牆面則奈何陸子曰是尚不可泥詩求況序說耶周南十一篇舍兔置麟趾則皆言婦德也召南十四篇甘棠羔裘騶虞而外亦然然而至聖庭訓所重不越乎此蓋修身刑家自天子至庶人與有責焉桃夭之女子善學后

妃必由於兔且之賢人善學文王內有尸齋之季女外必有
羔裘之大夫未有陽不倡而陰能和者士君子終身隱約苟
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
同居即謂麟趾之應可也許孜之猛獸捩庭並召南家之犬
乳雞哺不謂之嚙虞之應得乎吾故讀周南得一法焉文王
我師也公明儀豈欺我哉讀召南又得一法焉不必篇中皆
有文王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